

台灣首任巡撫
劉銘傳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汪道涵題



编剧：张笑天 史航 顾岩 王军

改编：翁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4N04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张笑天编剧;翁飞改编.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ISBN 7-5613-2951-2

I. 台… II. ①张…②翁… III. 刘铭传(1836~1896)
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915 号

书 名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编 剧 张笑天 史 航 顾 岩 王 军

改 编 翁 飞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黄国弋

封面设计 翁 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电话 (029)5233753 5307846

(029)5251046(传真)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0×1230)

16.75 印张 330 千字

印 数 1-8000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刘铭传	刘德凯	刘璈	樊志启	李鸿章	孙树林
刘淑婷	沈傲君	陈展如	王菁华	刘 涪	萧岱青
慈 禧	斯琴高娃	刘朝带	李修蒙	林维源	狄剑青
李彤恩	牛清峰	刘盛祐	杨平友	孙开华	汪宝生





曹志忠	卢勇	邵友濂	张双利	毕乃尔	张维禧
左宗棠	任士一	醇亲王	韩善续	利士比	克林(摩洛哥)
马莱诗媛	张雨提	孤拔	山鹰(俄罗斯)	朱守谟	李明
廉花勇	汪洁	巴德诺	任全华	章高元	孙宁



仓信敦	张厚	张佩纶	吴九溪
白	李大刚	王全有	张萌
马	光	沈应奎	灵凤
李莲英	绪	史	郑
程思函	晨	昊	旭
王诗正	邱逢甲	刘管家	张李成
李	韩小龙	刘勇	汪铸彪

联合摄制:

安徽省委宣传部
北京欣颖世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天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精彩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荣事达集团公司
合肥市人民政府
中央电视台影视部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协助拍摄:

中国保利上海集团公司
安徽省台湾事务办公室
安徽省刘铭传研究会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鸣谢单位:

安徽国风集团
安徽芳草集团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精达铜材集团公司
安徽华光玻璃集团
安徽皖酒集团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宁国市委市政府
合肥文达电脑集团
雪哲化妆品

书名题字:

汪道涵(原上海市市长、中国海峡
两岸关系交流协会会长)

11/298/52

目

录

引 子	/ 1
第 一 章 战云密布	/ 2
第 二 章 奉诏进京	/ 31
第 三 章 天心重老臣	/ 56
第 四 章 上海周旋	/ 78
第 五 章 一波三折	/ 98
第 六 章 金蝉脱壳	/ 129
第 七 章 登台备战	/ 142
第 八 章 同气抗敌	/ 160
第 九 章 基隆初战	/ 177
第 十 章 让功失众	/ 193
第 十 一 章 撤基保沪	/ 211
第 十 二 章 沪尾大捷	/ 245
第 十 三 章 抗旨拖敌	/ 266
第 十 四 章 艰难相持	/ 281
第 十 五 章 战略反攻	/ 297
第 十 六 章 建省之议	/ 317
第 十 七 章 台湾建省	/ 334

第 十 八 章	二刘交恶	/ 367
第 十 九 章	同道难觅	/ 399
第 二 十 章	百业待兴	/ 417
第二十一章	清赋理财	/ 436
第二十二章	修路起风波	/ 467
第二十三章	忠义彰千秋	/ 485
第二十四章	悲愤离台	/ 504
尾 声		/ 520
编后语		/ 524
附 录		/ 527

大清入主中原两百余年，开疆扩土，盛世连年。然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惊梦，祸乱四起，从此外辱不绝，国运日衰。

时光回溯到农历甲申年 1884 年春，法国军队在大清藩属国越南又开战事，兵锋直指广西镇南关。

.....

夜幕下的紫禁城长春宫，厚重的宫门紧紧关闭。突然之间大门洞开，一个太监从门外冲进来，踉踉跄跄地朝里奔跑，背影笼罩在一片浓重的夜色之中。

太监在慈禧面前递上奏折，慈禧看后大怒，拍着桌子厉声喝叫：“大清铁律，守土有责，失地者斩！”

第一章 战云密布

(一)

1884年3月。越南北宁战场。炮弹在清军阵地铺天盖地炸开，潮水般的法军疯狂攻向山顶。

一名清军千总在阵地发疯般地吼着：“打！开枪，开枪，快开枪啊！”

一个军卒说道：“咱每人只有几发子弹，早打没了！”

千总看着蜂拥而上的法军，眼睛都快进出血来，他不顾一切地狂吼道：“弟兄们，跟法国佬拼了！”

士兵们扔下长枪，挥舞大刀呐喊着越出战壕，向山下冲去，随即在法军的枪林弹雨中纷纷倒下。

法军渐渐包围了中军大帐。清军副将李强见状不妙，急忙跑进大帐。但见大帐里昏暗静谧，惟有一束微弱的日光从撕开了一角的帐顶投向帐内，一柱烟尘在日光中飞舞，而他的将领，广西提督黄桂兰，正静静地坐在书案前奋笔疾书，手边放着一个汤药罐。李强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莫名的忧伤。

大帐外的喊杀声越来越近。轰然一声，帐幕又被打穿了几个窟窿，好几道刺目的阳光照射进来，像是插进了几把利剑！然而黄桂兰似乎毫无察觉，仍然不紧不慢地处理着刚刚写好的信件。

“黄军门！”李强忍不住开口道，“法国人就要冲进来了，赶快走吧！”

黄桂兰头也没抬：“徐延旭大军到哪了？”

“巡抚大人仍然驻军一面坡，离这不到十里路，可就是不发救

兵。”

黄桂兰抬头看着李强，沉默了半晌。

又传来几声爆炸声，大帐又被撕裂一角。李强跪了下来，苦苦劝道：“大人，快撤吧，来不及啦！”

黄桂兰苦笑道：“撤哪儿去呀？再撤就是我们大清的边境了！我来前，李中堂对我器重有加，夸我是淮军中最坚忍能守的名将，让我带兵三万多人，却被区区四千法夷杀得如此惨败，我还有脸再撤吗？”

李强泣道：“可这又不是您的错，我们弹尽粮绝已经五天了，这哪还是战场，都变成屠宰场了。”

黄桂兰长叹一声：“这就是败不相救啊！”他把刚写完的信装进信封，递给李强：“这是我给刘铭传刘爵帅的信，就交给你了，务必要送到！”

李强接过信，惊疑地看着黄桂兰：“军门，这个时候，你还给刘铭传写什么信啊！”

黄桂兰平静地说道：“记着，你可能是北宁唯一活着回去的人，我已决定自尽殉国。这是我最后的遗言！”

李强看着黄桂兰，流下泪来：“大帅……”黄桂兰猛地端起瓦罐里的毒酒，一仰脖子喝完，转身抽出指挥刀，向帐外冲去。李强惊呼着追了出去：“大帅……”

大帐外。清兵们已经死伤遍地，只剩下少数的士兵还在徒劳地抵抗着。黄桂兰冲入敌群，奋力厮杀。李强紧跟在黄桂兰的后面，焦急地喊着：“大帅……”

黄桂兰已经身带数伤，他一边手刃对面的法国士兵，一边回头怒吼道：“你还不快走……”话声未落，右胸又中一枪。

李强含泪扭身，冲下山坡。枪伤加上体内毒发，黄桂兰持刀倚树而死，双眼犹炯炯不闭。

一面坡。徐延旭大营。一名将校从帐外急匆匆跑进帐内：“大人，再不发救兵，黄桂兰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广西巡抚徐延旭猛然从案前站起，吼道：“告诉黄桂兰，朝廷

一丁点弹药粮饷也没给过我，我拿什么增援，我能给他的只有一句话——失地者斩！”

“可是我们总不能只是观战而不……”

徐延旭打断将校的话：“愚蠢！拎着空枪上去有什么用？陪葬吗！本巡抚是为朝廷保存实力，等朝廷粮饷到了再和法国人拼命！”

这时，李强浑身是血，跌跌撞撞地跑进大帐，跪地禀道：“抚台大人！北宁崩溃，黄军门殉国，法国人突袭我军大营！正向我方边境扑来！”

徐延旭刷地抽出佩剑，吼道：“传令！快传……”众将校也刷地抽出佩剑，注视着徐延旭，等待着战斗的命令。徐延旭却突然挥剑向自己脚上砍去，鲜血迸溅。众人不由大惊。徐延旭痛苦地喊着：“快传担架……”

一名偏将对帐外大喊：“担架，担架，大人受伤了，快抬上大人撤退！”

徐延旭一边捂着自己受伤的脚一边对几位将军大叫：“传令全军快撤，我要给朝廷保住这点家底。快撤！”

士兵们抬着徐延旭出去，转眼之间，众将军都悉数离开大帐。空荡荡的大帐里，只留下了李强一个人。他震惊而呆滞地站在那里，胸口被巨大的悲痛噎住，说不出话来。

炮声隆隆，法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

(二)

十多天后的一个清晨，安徽合肥西乡某村镇。

刘铭传一个人骑着战马，孤零零地走到了他的家——刘老圩大门外，眼前的情形不由让他一愣：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与一匹疲惫的战马一同倒在地上。

刘铭传赶紧跳下马来，蹲在那人面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找谁？”

那人挣扎着爬起来，却原来正是从越南北宁战场回来的李强：“我找刘铭传，刘爵帅……”

刘铭传搀扶着他：“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

李强勉强跪起磕头：“在下是广西提督黄桂兰帐下副将李强，黄军门已在越南前线以身殉国。部下淮军将士也全都阵亡了！黄大人临终前，命在下将此信务必送给刘大人。”说罢，把信举到刘铭传跟前。

刘铭传接过信。李强舒了口气，霎时间吐出一大口血，刘铭传连忙抱住他。李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黄提督和……淮军的弟兄们都已阵亡……刘爵帅，你可一定要为……”话未说完，人已咽气。

刘铭传看着李强死去，悲愤已极。他眼里满含泪水，又低头向手中的信看去。

夜已经很深了，刘铭传的书房中仍摇曳着灯光。沾满鲜血的信再次在刘铭传的手中展开：“……此次越南中法之战，不仅丧师失地，我淮军几十载威名，也毁在我手！桂兰决无苟活之理，可是，没有弹药，没有粮饷，我三万淮军将士，竟然惨败在区区四千法夷手下，我黄桂兰即使以身殉国，也将遗恨九泉。纵观朝野勋臣宿将，或已高官厚禄，不思进取；或心灰意冷，斗志全无。唯爵帅精通战法、志存高远，他日爵帅若能出山，定可重振淮军声名，确保国家平安。……”

“要跟法国人在战场上见高下，咱大清国也只有你刘铭传了！”

刘铭传双拳紧握，耳边不断回响着这句话。

4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北京紫禁城军机处朝房内。醇亲王、礼亲王世铎带领新班军机大臣及清流人物张佩纶等人在朝房等候。

醇亲王一边看着一份电报，一边问礼亲王：“法国人要钱？”

礼亲王点点头：“驻英公使曾纪泽说了，法国茹费理新内阁刚上台，想借跟我们大清打一仗出风头，用意是向我们要赔款。如果不给，他们一定会打进国门来的！到时候占领一两个地方，据地为质，胁迫我们。”

醇亲王默然不语。

礼亲王焦急地问道：“七王爷，怎么办啊？太后一会要问，是

战是和?咱军机处得拿出个主意来啊!”

醇亲王看了一眼礼亲王:“你不是新任的军机处领班吗?没主意啦?”

礼亲王说道:“嗨,我不就是个摆设吗?要不是您的保举,哪能轮到我去接六王爷的班啊!”

醇亲王道:“我问你,这一次太后为什么把老六赶回了家,还撤掉了全班的军机?”

礼亲王不由自主地看看四周:“嗨,这谁不知道啊,太后嫌六王爷不听她的,碍手碍脚,都多少年了,早就想免了他的军机领班了。”

醇亲王笑笑:“我是问你,太后这次对外面说,是为什么把老六换下去的?”

“那,是因为他们怕打仗啊,不敢跟法国人掀桌子啊!”

醇亲王道:“对啊,如果新班军机处也不敢跟法国人掀桌子,那太后把你们提拔上来干什么?”

礼亲王点点头:“我明白了,咱们军机处这次一定要主战!”

一名大臣走近悄声问道:“递牌子都有一个时辰了,怎么上头还没动静?”

“今个儿都小心点吧,北宁一战,徐延旭、黄桂兰丢人丢大了。”醇亲王叹道。

“那都是原来老六他们不敢往死打的结果,再就是清流们荐人不当,老佛爷心里明白着哪。”礼亲王一面说着话,一面偷眼瞟着张佩纶。张佩纶鄙夷地转过脸去。

只见李莲英迈着八字脚来到他们跟前,亮开公鸭嗓说:“各位大人,上头叫起呢。”

醇亲王问道:“老佛爷有什么话吗?”

李莲英说:“小的不敢乱说。”

礼亲王在一旁帮腔:“说嘛,我们也好有个谱儿。”

李莲英说:“好像法国人又放什么狗臭屁了。”

“放肆!”醇亲王训斥道。

“奴才该死，”李莲英轻轻打了自己一耳光，“奴才也是鹦鹉学舌，这是老佛爷方才说的。”

礼亲王问：“南边是不是也有加急电报来？”

李莲英说：“听说有电报，老佛爷火了！好像是几万大军不战而逃，叫人家几千人吓个屁滚尿流。”

几个亲王、军机们互相看看，只得黑着脸跟在李莲英身后，胆战心惊地走向长春宫。

(三)

同日，刘老圩书房。书房的楹联是刘铭传自题的，十分醒目：

“讲武昔联堂，五百里，星聚群贤，洗甲天河，共仰肥西人物；

论文今筑馆，二三子，云程奋志，读书山麓，毋忘少年英雄。”

刘铭传正伏在条案前写字，写罢掷笔走到窗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门口，二夫人陈展如手执茶盘款款而至。她风姿绰约，小腹微凸，看得出已经有了身孕。她将茶盘放在案上，低头看着案上的字，脱口轻声念道：“谋国已苍元老鬓，荷戈渐白少年头。”

刘铭传并未回头。陈展如似乎想引起刘铭传说话的兴趣：“老爷的诗文大有长进，难怪李中堂来信说你归隐泉林是塞翁失马，失之于疆场，得于文苑。一点不假，你现在整天舞文弄墨，也称得上一个儒雅之士了。”

刘铭传仍未回头，叹了口气：“我也就是儒雅之士罢了。”

陈展如还在自顾自地欣赏诗句：“老爷你这尾句有自夸之嫌，‘大才百里殊堪惜，所幸人民有颂声。’这不是说万民拥戴你了吗？这若传出去，人家会以为你居功自傲。”

刘铭传猛地回过头来：“现在我是无官一身轻，天高皇帝远了。我居不居功，管不了那么多了，不会像别人活得那么累，走一步都得用尺子量一量。”

陈展如嫣然一笑：“干嘛哄骗自己，这十多年来，老爷哪天不